



文章奇觀卷三

大觀文庫

東京

大谷元知

林泉

信濃

依田喜信

稼堂

同抄

東湖先生藤田彪

字彬卿水戶人

惟有蘇齋記

大觀文庫

惟有蘇齋者何。齋惟有蘇氏之書也。蘇氏者何人。眉山坡翁也。居惟有蘇之齋者為誰。余友澁谷秀軒也。昔者秀軒東游也。投刺求見我先子。先子熟視其刺。曰。何筆畫類坡翁之甚。遂延入堂。坐定。徐問其所志。秀軒曰。某嘗學子瞻之書。因有慕乎其為久。蘇氏而



在。雖執鞭不辭也。先子拊掌曰。有是夫子之書。既髣髴坡翁。苟推而廣之。奚患其學之不爲坡翁。子其勉諸。自是秀軒屢遊我青藍舍。讀書講學。時或賦詩。揮毫以自娛。其詩灑然有眉山之音。亦猶墨跡之相類云。時余年八九歲。雖不能辨其美惡。而尚能識其慕蘇氏之篤也。既而秀軒漠然不遇。去遊江戶。余亦不韋丁艱。忽就仕途。東西奔走。遂徙家於江戶。始聞秀軒仕松代藩。亡幾。秀軒登然見訪。蓋余之與秀軒別殆二十餘年。一朝把臂悲歡交至。秀軒亦不忍遽去。終宵晤言。以慰契濶。而蘇氏之談十居八九。余於是

知其好尚久而不衰也。頃者余訪之於麻生。得其邸門而入。觀一舍滿庭。惟有竹。以爲有蘇家之趣。使僮問之。果秀軒之居也。秀軒欣然相迎。命酒談論。興酣顧書厨。謂余曰。子亦知吾所以命齋邪。齋無長物。惟有是書耳。余起閱之。滿厨皆蘇氏之書。而卷帙甚多。蓋秀軒既尚友坡翁。併網羅老泉樂城之書。又尚論其世。旁及其親。用黃魯直秦少遊之徒。參互錯綜。彼此相發。娓娓能言其本末。非童曩時翰墨是摸者之比也。余於是益感其志愈篤。庶幾不負於先子之言矣。余亦嘗誦坡翁之文。其策略數萬言。雄俊挺特。縱

橫奔蕩。所以鼓舞一世綱紀。天下者。歷歷若指掌。苟使其用於當時。則趙宋雖弱乎。安有異日播遷之禍邪。既不用其言。又不使其身。曰獲安於樞機之地者。非獨翁之不幸也。抑方金陵得志。一觸其邪焰者。殆無噍類。蘇氏兄弟。奉其家學。確乎不變。群小側目。譖毀百端。屢貶竄於瘴癘魑魅之鄉。而節操愈堅。窮愁顛倒無所往而不樂者。超然倘佯於萬物之表。其所謂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間者。豈夸乎哉。而世之稱翁。或喜其詞章。或愛其風流。至於甚者。徒弄其書畫翰墨耳。是何異取皮膚而

捨骨髓。夫士有大策略大節義。然後始可與言文采風流。否則與彼俳優者奚擇焉。秀軒之於翁。始愛其皮膚。遂推及其骨髓。齋之為。惟有蘇。良有以也。秀軒業醫。頗精其術。豈亦有得於雄俊挺特縱橫奔蕩之餘邪。今天下談者。翕然稱松代侯之賢。秀軒誠能躬三蘇之學。體二十餘年好尚之力。燕間啓沃。以報其君。則安知他日醫國之功。不基於斯齋哉。遂為文以記焉者誰。常陸藤田彪也。

虎山先生阪井華 字公實安藝人

平相國論

治者常也。亂者非常也。善者性也。不善者非性也。是故居亂而思治者有之矣。未有居治而思亂者也。為不善而恥者有之矣。未有為善而耻者也。然自古治世恒少。而亂世恒多。善人恒少。而不善人恒多。於是乎荀卿之徒曰。不善性也。其善詐也。噫。何其不思之甚也。天下固多父子相賊者矣。然父子之道。不以此而廢也。多君臣相害者矣。然君臣之義。不以此而滅也。夫其所以不廢不滅者。孰教而孰使之也。王莽能

移漢祚。而不能使父老不隕淚於司隸威儀。祿山能
傾唐室。而不能使子弟不慟哭於梨園管絃。而竇殖
賈充皆自愧於身後之名矣。故觀治於亂世。而後可以
知其為常。觀治於亂世。而後可以知其為常也。觀善
於善人。未可知其果為性。觀善於不善人。而後可以
知其為性也。是以其治愈失。而其思愈甚。其善愈喪。
而其耻愈深。我請假平相國以證之矣。天下之亂。極
於保元治承之際。子弑其父者有之。臣弑其君者亦
有之。舉天下之人。不夷狄禽獸者幾希。而其尤無道
者莫平相國若也。執天子而君臣失其義。殺叔父而

父子失其道。其它淫暴肆虐。千百年所絕無。而僅有
者。相國盡具諸其一身。我意相國之於不善。宜如飢
者之甘食。渴者之貪飲。不暇復恤。佗人毀譽。孰知其
不善愈大。而其耻愈甚乎。何以知之。相國既擅天下。
擇京童數十人。巡察畿內。有一言及已者。輒夷其家。
周厲王使衛巫監其國人。秦始皇坑儒生於咸陽。無
佗。其不善甚於佗人。故其耻深於佗人也。相國之於
厲王始皇。地隔萬里。時曠千歲。而其所為如合符節。
是亦孰教而孰使之也。吾是以知其性之不可滅也。
夫既有耻於不善之心。則有趨於善之心。心趨於善。

而天下之治亦隨之矣。然厲王始皇皆亂天下。而相國亦終於亂止者。何也。徒知耻其不善。而不知克其善也。夫心一也。爲善斯心也。爲不善亦斯心也。相國既勇於爲不仁矣。豈不能勇於爲仁乎。既力於爲不義矣。豈不能力於爲義乎。誠令相國一旦翻然自反。知禁之於彼。不如止之於此。引而信之。觸類而長之。天下方苦於其不仁不義矣。豈不樂於其仁義哉。則天下與相國。皆將趨仁義而莫之或禦。寧有不治者哉。雖然是特吾儒聖賢克己之說。固非相國之所知也。假令相國而在。豈能聽而從之。而理則不可誣也。

嗚呼天下之亂。莫甚於保元治澤。而尚有向治之道。天下之不善。莫過於平相國。而尚有趨善之方。況於治且善於此者乎。故余嘗曰。古今無有不可爲之時。天下無有不可教之人。

清狂草堂記

放翁有句。詩酒清狂二十年。浮屠月性。善詩又頗嗜酒。因自號清狂。而就余求其艸堂記。余問艸堂安在。曰未有之也。余曰。無堂何用記。性曰。君亦作此言乎。我未死也。既求祭文於人。我不自知身之生死。况於堂之有無乎。然我少好漫游。西至肥筑。東極常毛。而今往來京攝間。凡安身息肩之所。皆我之艸堂矣。亦不可以記乎。余曰。子誠清狂人也。生死之相懸。子則同之。有無之相差。子則齊之。且人誰無鄉國之念。子則東西漫游。自肆於塵濁外。皆與常情絕異。非清狂

能如此乎。顧佛之道。宗乎出家。貴於清淨。舉凡一切
世間事。而顯視之。其要乃在離生死而忘有無。以我
觀之。佛亦清狂而已。子佛徒也。謂佛為清狂。必不信
矣。且佛不聞善詩。而酒則其所戒也。子乃破戒而為
之。故欲清狂自嘲。以寓懺悔之意歟。抑子既知自嘲
矣。則我將為子解之。夫所謂詩酒清狂。因詩酒以清
狂也。其實詩酒即清狂者也。何則。詩之為辭。主乎清。
而其妙必至以死為生。以無為有。是非狂乎。酒固狂
藥也。一醉之樂。不復知生死有無。而其味最貴於清
矣。是以古今名詩酒者。不一其人。而非清狂之士。無

能得其趣。李杜唯清狂矣。故其詩卓然。氣蓋百代。阮
劉唯清狂矣。故能酣醉終日。全真於亂世。於翁雖清
狂自名。恐未能盡清狂之實。使之果清狂。必不從韓
平原以望太平。彼於一時利害。且不免於趨避。豈能
同生死。而齊有無哉。今子能得於清狂之趣。則放翁
不足言也。雖為李杜為阮劉。皆無不可。而佛之道亦
庶幾其成乎。既能成佛。而後草堂始可居焉。性曰何
也。曰。堂所以安身息肩也。子之艸堂。雖滿天下。皆逆
旅之館。不過一時安息也。若夫終焉安息之所。無柱
無梁。無門無庭。其封堦然以高。其樹蔚然以茂。所謂

極樂淨土。是子之本宅也。他日子成佛而居之。我請歌之以詩。哭之以酒。以落清狂草堂之成矣。性曰。君亦欲祭我乎。吾敢不饗。因以為記云。

與人書

僕有一事。甚欲與足下言之。言之恐招足下之怒矣。不言非朋友之道也。我性率直。寧招足下之怒。而不能負朋友之道。請言焉。所謂一事。非他也。足下之好釣也。僕每聞他人語足下好釣。心甚惡之。未嘗不嘔吐也。夫釣非可惡之事也。古之高節。如呂望嚴光之徒。皆託之以遯焉。乃今惡於足下。如此者。何也。非惡於釣魚也。惡於釣而近利也。釣魚之利。僅少矣。亦可以資家計。故貪利之士。往往好焉。况近日物價騰躍。尺魚如璧。求之於市。不若求之於海。腰橫短刀。頭戴

破笠垂綸半日。追逐漁師。而朝夕之厨。常有潑刺之聲焉。或時有奇獲。斥賣諸市。一二紅鱗。化為千百青銅。而渭濱之風。富春之興。索然盡矣。乃足下最好之。而其技之巧。亦有漁師不能及者。僕之所以甚惡焉者。蓋是也。然是釣之小者也。又有大者焉。以米穀為餌。以棉棗為綸。以金銀為鈎。以狙獍為徒。日夜焦心。伺候晴雨。一獲所得。黃白充棟。一脫所失。破家覆產。其得其失。間不容息。朝為猗陶。夕為丐夫。是其為事至鄙。為心至險。雖乃商賈焉。少有識趣者。皆耻而弗為。况於學士君子乎。聞足下頗與其徒交。又頗預其議。是必傳者之妄矣。雖然。曾記釣徒之言。云。釣魚不如釣鱸之樂。釣鱸不如釣鱸之樂。蓋其獲愈大。而其樂愈深。則凡好於釣魚者。安得不移其樂於彼。黃且白者乎。要之。釣小釣大。皆利之主矣。足下讀書。知義理。而家又不甚貧。若果有此事。有何顏立於士友之間哉。我言激切。固知足下之怒矣。然是朋友之道也。華頓首不具。

弘庵先生藤森大雅 字淳風 江戸人

萬國旗章圖譜序

昔夏之方有德也。鑄鼎以象物。使民知神。故民入山林川澤。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蓋山林川澤者。民生之所資用。而所不得不往也。故物爲之備。以避其害。先聖之憂民。可謂至矣。夫海外諸番。星羅棋布。而我中國。屹然特立於其間。距岸數里。爲番舶必經之途。今海禁森嚴。無有越洋貿易者。然穀貨艘運。不能不由海。則其爲山林川澤。不亦大乎。而洋番諸夷。狠恭殊性。馴暴異俗。我民之入海者。一旦逢其

狠者暴者。不知爲之備。則其害不止魑魅魍魎也。水
府鱸奉卿。著萬國旗章圖譜。圖以明其象。譜以詳其
國。使我入海之民。得能知其性俗。而爲之備矣。其亦
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之意邪。若夫茫茫大洋。無樊
籬之限。風檣飄忽。到處可闖入。故圖邊備於事先。消
患害於未然者。亦明其旗章。而知其性俗。尤爲要務。
然是廟堂之事。肉食者謀之。奉卿又何間焉。

春雨樓記

嘉永乙未歲。予再來江戶。一貧如洗。無以營居室。僦
屋數椽於城東植坊。以寓焉。固商賈闐闐之區。車塵
馬蹄。喧囂雜遝。加之朝歌夜絃。醉吸之聲。雜錯乎室
廬之傍。家人苦之。寓有小樓。理以爲讀書之所。未有
以名焉。時方春也。細雨如油。燈火炯然。於是隱几而
坐。朗吟好雨知時節之什。久之。四隣人定。車馬聲絕。
遶檐點滴如琴筑。雖絃歌之響未全歇。聽之深沈不
異雲外仙樂。恍然忘身在塵囂之境。怡然心樂之。既
而記曰。昔者陸放翁宦成都。後歸田園。聽雨有作云。

憶在錦城歌吹海。七年夜雨不曾知。夫放翁在成都繁華之地。歌吹喧聒。亂耳動心。其不知夜雨之奇亦宜矣。余之在土浦。非成都繁華之比。而十餘年亦未嘗覺夜雨之奇。臻于此也。吁。其故何也。豈人之性情哀樂之感有各異邪。曰。非然。蓋人之靜躁繫於心。非以其境也。放翁之在成都。周旋簿書期會之間。而民社之責。好爵之求。雜然萃於方寸之中。故其心躁。心躁則其聽不聰。其不知夜雨之奇。非以歌吹而官守累之心也。余之在土浦。雖非有官守。主人延為西席。付以毓英之任。以菲才膺恩遇。後又重以正民俗聽。

訟獄之事。是以夙夜勞瘁。自竭駑力。唯其付託無效。而失其明。是懼。後謝病來江戶。無所累於心。雖在塵囂之間。不異寬閑之野。靜而聽之。所以覺其奇也。然則人之哀樂。初未相異也。於是自幸。自謂人生之樂。莫樂於無累於心。今雖貧且病矣。擺脫塵累。俯仰一樓。得聽春雨而樂之。豈非人間之清福邪。遂以名吾樓焉。其明年又為貧所驅。不能安其居。移寓於城西。彌坊之傍。地隘陋。無樓居。越明年。一二知己憐余清貧。為買宅於三絃溝之西。宅傍有隙地。可起小樓。然不欲多累人。故未敢議也。今茲乙卯夏。遊於下毛。鄉。

人謬聞余之虛名。乞書者沓至。輒贈金為潤筆。獲十餘金。既歸自謀。是意外之獲。皇天將以成吾樓邪。乃召工命之。不日成之。丹雘不飾。方僅十笏餘。上可列坐數人。亦匾曰春雨樓。水矢不設。吾樂也。是歲重九。淪蔬賒酒。請所常往來。明山公子。羽倉君。及安井仲平。芳野叔果。藤田贊卿。鹽谷毅侯。田口文藏。而落之。既卜其晝。繼之以燭。明山公子。羽倉君。藤田贊卿。以夜半散去。其餘四子。則或吟哦。或敲枯碁。各罄其歡。達明朝而罷。是亦閑者之一適。故於記其樓。并識之。

宕陰先生鹽谷世弘 字毅侯 江戶人仕幕府

阿芙蓉彙聞序

履霜堅冰至。大易繫諸坤之初六。至上六。則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言陰之初生。不迨其未盛而制之。必且極為怪物。鼓風雷起雲雨。雌雄相戰。而灑血原野也。深哉其防微杜漸也。今觀滿清鴉片之禍。其由不戒于履霜歟。蓋鴉片之禍。自澳門居西洋諸夷始。夫諸夷之居澳門。從明中葉。清治而不革。至乾隆時。洋夷來往者二千餘人。營室家。長子孫。置兵備礮。設寺觀園臺榭。分漢民宅而賃之。有與漢婦淫者。有誘

漢民入其教者。有僱漢民爲奴者。有引漢民爲蠻者。甚焉至傷害漢民。抗匿不敢抵償。漢法之縱。與夷之鴟張亦極矣。於是乎夷漢雜居者餘二萬人。夫其數千萬之漢民。不爲夷之服役。則爲夷之接濟。不爲夷之腹心。則爲夷之耳目。夷以其精學利器。占天度。經地理。察風土。審情俗。乃至文學言語。政治得失。官吏能否。戒備虛實。莫不洞悉。而漢人動輒曰。夷狄禽獸。心在貪貨。無他慮也。而不知禽獸有知其深情不可測也。曰夷陽爲桀。鷲不順。外強而中乾。恃天朝之懷柔而然。非必悍然無畏也。而不知其實輕而侮之也。

曰西洋去中國六七萬里。不必來寇也。而不知其牀簣波濤與屬洲在比隣也。曰夷雖長火攻。中國有仁義節制之師。而不知其仁義節制與昔異也。曰彼客我主。我岸彼船。以佚待勞。奚能當我。而不知堅艦如山。漢奸如蠅。似勞實佚。雖客猶主也。夫洋夷知彼知己。而清人以華自高。不務索外蕃之情。加以其禁烟土。處置失宜。令彼心怒而氣旺。及其交鋒。毋怪乎如以銖稱鎰也。諺曰鄰人病疝。我則疾諸首。謂其痛痒不相關。而妄憂者也。我之距清土。纔一葦。而夷之涎已垂于東海矣。今則有不可不相病者焉。聿於清商

蘭客之單報札記。務加採訪。積盈囊笥。頗足稽顛末。因彙而哀之。又采清人洋防諸策。繫諸首尾。聊評批以寓管見。題曰阿芙蓉彙聞。嗚呼。樓諸夷於澳門者。滿清之履霜也。庚子之亂。其戰龍也。乃自我而觀之。西海之烟氛。又庸知不其為東海之霜也哉。弘化丁未春正月。

書英吉利圖志後

兵貴精不貴多。此不拔之論也。然攷諸秦漢以下。出師常多。其省而又省。至滿清而極矣。姑舉一二較之。秦伐楚用六十萬人。魏伐吳用八十萬人。而清之征雲貴苗疆。師不過二萬。漢唐宋明討戎狄夷蠻。動輒數十萬。而清之定安南。兵僅萬有八千。岳鍾琪擊青海軍。僅七千。此兵制之絕古今者矣。而至英夷闔國。兵丁不過十七萬。蓋寡之極而精之至也。其橫行宇內。豈末由歟。或曰清英皆郡縣。兵丁易汰。至封建之邦。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吉行猶如此。矧於戎事乎。則

勢有不易省者焉。曰制雖封建而侯伯大夫士居王都者。僕隸走卒多取於游民。則亦猶郡縣也。何難汰之有。又聞英夷之簡兵百人拔十。十人拔一。其練陣月日而訓之。七日演小隊。七十日演大隊。雖在船在異邦而不廢。及出軍以銀三十圓安家。上卒月餉銀十圓。下卒六圓。饋豐而遊精。練勤而習熟。其一以當千也。宜且觀其犯清侵印度。非獨因糧於敵。又因兵於敵。本軍雖寡。有勾引接濟之衆。又算之窳狡者。并表而出之。俾講夷防者知所攷焉。安政二載。歲次旃蒙單閼。臯月上弦。

送安井仲平東游序

嘗觀於當今之學徒。其在庠校孜孜勤苦者有矣。及退庠則倦焉。退庠而不倦者有矣。及畜妻子則衰焉。畜妻子而不衰者有矣。及獲祿位則廢焉。獲祿位而不廢者有矣。逢一患嬰一灾則挫焉。蓋其退庠而倦者。其志小者也。畜妻子而衰者。其器狹者也。獲祿位而廢者。其意滿者也。逢一患嬰一灾而挫者。其氣不剛者也。吾觀於當今之學徒衆矣。其能退庠而不倦。畜妻子而不衰。獲祿位而不廢。逢灾患而不沮不挫。若我安井仲平者。未多覯也。仲平。歛肥人。眇然小文。

夫狀寢陋甚。歲之甲申。來入昌平學。居三年。矻矻不
少懈。讀書眼透紙背。識慮高卓。議論出入意表。予深
畏事之。歸鄉後。歲數次必有書至。大率激憤慨以
僻壤之師友為言。其藩士之來于東者。僉云。仲平少
時孤介。短於容人。今則直而平。方而恕。接眾諧和。事
長有禮。闔藩敬信。至參預國事。致身奉公。所建白。皆
切時務。有著績可傳述。而講學則益勤矣。間從其君
祗役江戶。所居舍湫隘。塵埃滿席。而讀書之燈
常炯炯。時從師友。出其新得。輒即驚人。戊戌歲。遂辭
官挈家。來就學於江戶。居無幾。而逢火。資財蕩盡。未

踰年。季女又病痘夭。仲平自降祿爵。離桑梓。孑然僑
居乎三千里外。竈突未黔。累逢不虞之難。人倫之變。
皆人所不能堪。而志氣不少撓。讀書日必盈寸。作文
年可以囊計。齒垂五十。俛焉刻厲。不知頭之將蒼。此
豈今世之士哉。仲平巧心計。自言。吾於數術。不學而
能為。以予觀之。其稟於天者。於智特深。古人云。性敏
者多不好學。仲平以叡敏之質。嗜學甚於酒色。故格
致日新。識度日躋。治家善審出入之計。不虞之變。待
之有備。推而至邦國天下。其於利病得失。確有成筭。
咸可施行。謂之非今世之士。非譽也。予賦性鈍。百事

皆拙。而於筭最暗。以故治產無檢。終歲栖栖。精神殆
乎耗。自有妻孥。業覺日退。而事君無狀。未能涓埃益
乎國。居恒觀於仲平。以自勵。然惟恐其終身不能及
也。今茲季夏。仲平欲濟刀襴河。登日光山。還軼北總。
游于水府。觀名公賢佐之所經綸。然後東入陸輿。縱
覽金華松洲之勝。與衣川高館之陳蹟。壯其意氣。以
益為進學之資。其驚人者。將滋不可測也。嗚呼。可畏
也哉。

象山先生佐久間啓

字子明信。濃松代人。

力士雷電之碑

力士雷電。信濃小縣郡。大石邨人。姓關氏。父曰半右
衛門。母後藤氏。雷電生彊有力。異甚。其兒戲不類人
所為。睹者皆駭。年十八九。身長六尺五寸。肢幹如鐵。
而貌溫厚。自然可親。來江戶。從力士浦風學相撲。無
幾。何以其技冠于天下。雷電之號。都鄙籍籍稱不置。
上自大將軍公。以洎列侯。屢召使鬪技而觀之。亦莫
不憚其狀。愛其貌。而惜其魄力之無能偕抗。初雷電
入相撲群。其所對敵。動有殘傷。苦難鬪。於是其技

三之十九〇〇
之老相議禁其手勢尤難當者三人始得安與之相
角然卒莫之能勝也。歷選力士之徒。蓋建纛以來。壹
人而已矣。嘗以技仕松江侯。後辭歸。以父政八年卒。
家壽五十九。雷電去世二十七年。孫義行欲述其祖
之蹟。傳于無窮。乃礮石於其邸之道旁。特來謁辭。昔
越前秀康卿在伏見。召名妓國兒。觀其舞而泣。人怪
問之。曰。今天下女子千萬人。此女為第壹。吾生丈夫。
不能為天下第一派。大有愧於此女。故泣。今予為雷
電識于斯碑。亦殆將泣也。系曰。
信山崇俊。信水清駛。神氣所鐘。廼生瓌偉。吁嗟雷電。

力武無比。間世壹出。固天恪爾。我為士人。不能魁琦。
為爾勒銘。心篤忸怩。

竹堂先生齋藤馨 字子德仙臺人

藤原保則 讀史贅議之一

天下雖有大才。必用而後見其為才矣。才不自才也。用之而才也。用者大則才亦大。鑿足不為天智用。安見鑿足之才。鑿足之後。比鑿足而不愧者。保則為然。保則之才。雖管原道真。三善清行。亦不能比也。道真有保則之量。而無保則之略。清行有其略。而量則未也。惜乎保則有兼之之才。而為世所用者。唯州郡令長。邊鄙將領。遂不能盡施于天下大政也。吾嘗觀其治州郡。務德化。不從事於督責鞭撻以求功。而民治

盜散。是可謂不治之治。無功之功矣。而其征夷也。又曰。殺以義方。不用尺兵。大寇自平。是亦主德而後戰。老成沈實之議。非徒知戰者也。知所以戰者也。吾以此知保則之才為相。而相為將。而將各隨其地。而無不成矣。然保則之所以為保則。有更大于是者。何也。曰。知人之明是也。將相不同。然所以用人而成之者。均也。將而不用人。則奔衝馳突。自先士卒。以求功于一身。而三軍之號令不至。安望其察勝敗之大機。而指揮百變。決勝於萬全。而無失哉。相而不用人。則規規然持其偏長小數。與刀筆之吏。較錙銖之才。能將

使百司不獲盡其職。而天地之裁成。陰陽之變理。荒矣。故將不用人。非將也。士卒也。相不用人。是有司耳。豈足為相乎。保則嘗在備中。小野葛絃年少為掾。稱曰。必當為天下循良之吏。又在讚岐。道真代為守。保則曰。新太守當今碩儒。但見其志。恐非明哲保身之士。後果如其言。是皆知人於治也。而其征夷。又舉小野春風於遭讒免官之餘。是知人於亂也。唯知人於治。故無為而治成。知人於亂。故不勞而亂平。是皆保則之才之所以為大也。才大而用者不大。才與無才何擇。嗚呼。保則不見大用。而不足用之族屬。世擅權

惡使天下曰鑣足之後無人。殊不知保則之見大用。謂之後之鑣足亦可也。

平知盛 同上

古人不可以成敗論也。天下固有成於幸而敗於不幸者矣。皆時使然而非義之正不正係之也。義之正者不以成加。豈以敗損。苟以成敗論。則天下之無義也久矣。治承之際。求義于源平二氏。莫正於平知盛之不納源義仲之和。而平氏卒亡。議者以此爲知盛失事機之罪。甚矣。議者之明於成敗而昧於義也。夫平氏之棄都城。失妻子。而派離瑣尾於山陽南海之間者。非義仲致之。而誰哉。然則深讐積怨。宜銘肝肺。即不能一擊以報。豈可納和而樂與並扇。是平氏之

義也。故知盛使宗盛對義仲。曰：子君卷甲戢兵，自造軍門乞降，則許之。何和之有？吾於是未嘗不歎其執義之正，而不惑乎成敗之見也。然吾又以為知盛此言，豈唯以義而已。縱以成敗計，亦不能不出此。何也？義仲之和，非為平氏也。自為也。此時義仲生釁於賴朝，而恐平氏乘其隙，故姑與之和，而借其勢以制賴朝。苟得志於賴朝，則將乘新勝之鋒，而反圖派離之。平氏是其勢之所必至。知盛固已知之，因謂和亦敗。不和亦敗。和而忘平生之讎，不義。納和於今日，而生寇於明日，不智。但不納其和而納其降，則權已在我。

足以制彼而使不專，是其所以決然出此而不疑也。然議者尚以其竟敗，故歸罪。則賴朝之責平廣常，必謂之敗。而南朝之納足利直義，諸人必謂之成矣。賴朝舉事之初，八州豪傑未集，而廣常首歸之，為賴朝者將欣然迎之，不暇。顧乃責其來不早，豈不失事機而南朝之衰，直義直冬及清氏氏清，皆背其君父而來，乃不責其罪，遽延而加之上將之列，宜若適機然。其後賴朝成，而南朝敗者何也？今知盛與賴朝同其義，而其成異，與南朝異其義，而其敗同，故曰：時使然也。嗚呼！同一執義之言，而於賴朝則是，於知盛則非。

帝心就怠。日耽佚樂而忘萬機。怨憤思亂之士。環視于海內而莫之悟。於是藤房天馬之諫。出於痛哭流涕之餘。而帝曾不聽。喪如充耳。故藤房不得已而去之。去之者。非忘君也。思君也。其意蓋謂我去而帝心一動。或能悔其非而改之也。帝果改。則雖過敗之餘。亦足以有爲。而無一藤房何害焉。且也。藤房既去。而正成尚在。足以任天下之安危存亡而有餘。故藤房斷然去而不疑。而帝見其去。猶且恬不知悔。居然由從前之道而不改。天下果亂。又不能用正成之計。使其至謀良策。徒爲鋒鏑之血原野之骨。而莫敢惜。而

赫赫皇統。亦終于委靡不振。是豈藤房之所能知哉。故予謂藤房之去。非欲去也。欲以去諫君也。藤房去而思君之志。忠國之誠。愈益見矣。乃謂視正成之死而易。則可。謂其心不同。則不可也。世傳藤房將去。見正成竊語其志。正成曰。在公則去可也。若余者。第有一死而已。由此觀之。藤房之去。唯有正成留而任他日之責。是一藤房去。而一藤房尚在。故可去也。不然一藤房固可與君偕存亡。何遽去之。而屏營于山林之間哉。後之人不問其所以去。而但以去爲非。過矣。

訥庵先生大橋順

字順臧江戶人

元寇紀略序

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萬國森羅而華夏蠻貊分焉何謂華夏四時行百物生彝倫叙而風俗醇是為人之人也何謂蠻貊其所戴之天五氣不順布也其所履之地五穀不並生也其食則腥羶而其服則左衽輕賤君父崇重貨利篡弑相踵爭奪不絕是為人之物也人之人與人之物其尊卑妍醜之相懸不亦彰然著明乎維我神聖之域據帝出之震位鍾乾元之精華淳厚成俗忠武為道而君臣之義猶父子之親是

三
之
十五
六

以皇統一姓。鴻基不動焉。求之萬國。未有如斯之美。且正者。猗歟盛矣哉。然世有汗隆。道有顯晦。當聖明在御之時。一彼此於胸臆。欲取堯舜周孔之教。以修潤我神聖之道。乃有乞經肆文之事。始與隋唐通而未嘗自貶比外藩。必以抗禮者。固宜然也。及世紀漸降。皇綱解紐。則豪族私遣使介。受封爵。貪虛名。以壞損國體者有焉。邊隅逋逃之民。載方物而獻。或事貿易。或稱朝貢。以不顧醜辱者有焉。於是乎蠻貊往。往。生慢侮之念。以朶頤於華夏。豈非可惡之甚耶。當龜山後。宇多二帝之間。蒙古忽必烈。奮起朔漠之濱。

長驅深入。并吞趙宋。九夷八蠻。悉在馭內。遂挾其強大之勢。欲使我懾服。致使寄書。諭以招撫之意。鑰倉執權北條時宗。憎其驕傲不答。又執其使。誅之。而大嚴沿海守備。竟殲其十萬師於西陲。以絕蠻貊覬覦之患。是其英風偉烈。千載之下。尚凜凜有生氣。則真足以興頑而振懦矣。苟欲淬勵正氣。扶植綱常。以助邦家隆盛之運者。可不激讚稱述而慕效之哉。頃者余卧病數旬。偶有所感念。中夜耿耿不能寐。乃欲觀北條氏殲寇始末。採諸書展閱。則聞見錯出。茫如泛烟海。獨塙氏小宮山氏長邨氏所纂博引旁證。條理

秩然洵為佳編。而彼此牴牾眩心目者。亦間有之。於是竊不自揣量。以三家書為底本。更稽之群籍。訂訛繆。補遺漏。參伍錯綜。鉛槧數次。始克成編。名曰元寇紀略。起於文應庚申。訖於正安辛丑。其間四十有餘年。凡可以見當時情狀者。巨細精粗。會粹無遺。寧過於繁蕪。不失於芟削也。但余素謏陋。謏聞家又乏鄴架。則承訛襲舛。亦所不得而免。聊以為學者稽古之資云耳。豈敢謂寓憂世濟時之志乎。雖然孔子有曰。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蓋以使人有所觀感也。世之讀是編者。果能慨然激昂。歎慕北條

氏偉烈。冥契神交於千載之上。則宣文揚武。以播華夏之光於蠻貊者。何必有古今之異哉。夫然後北條氏不能擅美於百世。而吾儕小人之感念。亦可以付之雲霧冰雪矣。

節齋先生森田益

字謙臧大和人

有不為齋記

備中之海濱有奇士曰原田生。世為備前支封某侯領邑西大島村里正。生為人放達不拘小節。沈溺酒色。不事生產。及外夷事起。慨然嘆曰。大丈夫效力國家之秋也。豈可事安逸乎。於是改過遷善。專志於文武。侯之擇農兵。編氣節隊也。擢生為隊長。生益感激勤學。求戒言於節齋子。節齋子取孟子之語。名其書室曰有不為齋。且告曰。人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學不過於此。在子之力行之而已。生曰。力行難矣。僕

於酒色猶未能拔其本塞其源。况其他乎。衣食不厭粗惡未能也。居室安卑陋未能也。敏於事慎於言未能也。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未能也。凡聖賢之訓。皆僕所不能。雖由質愚才短。抑學不得其方也。願先生明教之。節齋子曰。余亦同病。何暇耘他人之田。雖然。余嘗聞之。聖賢之學。徒講其理。不如學古人之善行。學古人之善行。不如學其君親之善行。子之君以英明著。然向有一妾絕愛之。容儒臣竹鼻弘之。諫即日遠之。嗚呼。子之君勇於改過如此。則其平居衣食不厭粗惡也。居室安卑陋也。敏於事慎於言也。

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也。子學之而有餘師矣。生曰。克己之方。學我君之善行。已聞命。敢問平夷之策。何如。節齋子曰。克己之方。平夷之策。一也。陽明先生曰。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子能破心中賊。則破夷賊何難之有。生奮曰。先生之言。簡易明白。何賜如之。遂迫書之。嗚呼。奇士矣哉。

文章奇觀卷三

鹿島知莊仁卿 校字

明治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板權免許

編輯人

大谷元知

東京第五大區一小區
淺草新森田町二番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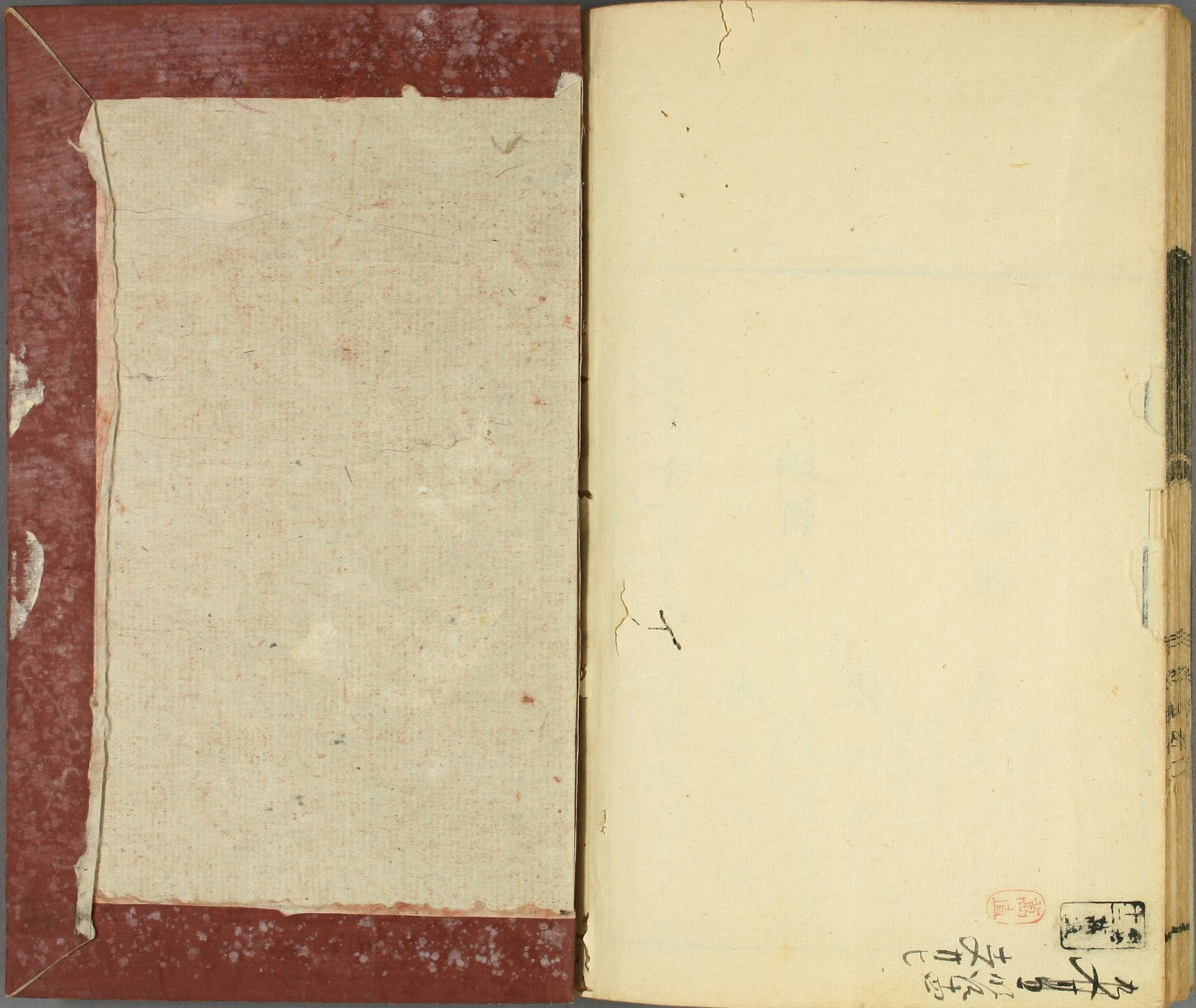
依田喜信

同區茅町一丁目三
番地寄留

出版人

鹿島利介

同所同地



下

手自經
寺
萬直

